

[晚上 8:27, 2022 年 8 月 1 日] 黃國清教授:

即時，諸菩薩俱同發聲而說偈言：「唯願不為慮！於佛滅度後，恐怖惡世中，我等當廣說。有諸無智人，惡口罵詈等，及加刀杖者，我等皆當忍。( T9.36b19-24)

【今譯】就在那時，那些菩薩異口同聲地講說如下的偈頌：「希望世尊不要憂心！在佛陀圓寂後，非常恐怖的濁惡時代中，我們將會努力講說 [ 這部最高的經典 ]。當愚痴者用粗言惡罵，及用刀子棍棒加害，我們都將忍耐。

【解說】如來圓寂以後，佛法漸趨衰微，人心極為澆薄，想要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中弘揚大乘佛法，會遭遇到眾多阻礙，佛教觀念或宗教學派不同者可能惡言相向，甚至動用武器加害，這些都考驗著《法華經》說法菩薩的忍辱力。在這個濁惡時代，想要弘傳《法華經》這樣的大乘經典，其阻礙勢力常來自佛教內部，其一是追求名聞利養者眾；其次，不同教派的信仰者也容易產生對立與毀謗之心。下面的經文有更具體的描述。

[晚上 9:20, 2022 年 8 月 2 日] 黃國清教授:

惡世中比丘，邪智心諂曲，未得謂為得，我慢心充滿。或有阿練若，納衣在空閑，自謂行真道，輕賤人間者。貪著利養故，與白衣說法，為世所恭敬，如六通羅漢。( T9.36b25-c1 )

【今譯】在濁惡的 [ 未來 ] 時代，比丘們缺少智力，內心諂媚偽善，尚未體證就認為已經體證，滿懷傲慢的心。有的過著森林生活，穿破布衣服在寂靜處，他們自己說：『我們在修真實戒行。』輕視人間遊化者。他們貪求和執著物欲，而向在家人講說教法，受到世人的尊敬，像是具有六種神通的阿羅漢。

【解說】在正法時代，世間存在許多了悟真諦的聖者，包括斷盡煩惱、解脫生死的阿羅漢，不通佛法者會自我收斂。進入像法 ( 相似法 ) 時代，阿羅漢已稀有難得，見道以上的聖者也很少見，很多修行者無法正確學習佛法，不知佛法的真

實精神，而表現出住在森林的禁慾苦行外相，內心卻無法擺脫物質慾望。為了名聞利養，他們甚至犯了增上慢的大妄語罪，並無真實體悟而自認為已證得阿羅漢果，以贏取世人的恭敬，反而批評在人間化導的菩薩行是戒行不清淨的道路。

[晚上 9:30, 2022 年 8 月 3 日] 黃國清教授:

是人懷惡心，常念世俗事，假名阿練若，好出我等過，而作如是言：『此諸比丘等，為貪利養故，說外道論議。自作此經典，誑惑世間人，為求名聞故，分別於是經。』常在大眾中，欲毀我等故，向國王大臣，婆羅門居士，及餘比丘眾，誹謗說我惡，謂是邪見人，說外道論議。我等敬佛故，悉忍是諸惡。為斯所輕言：汝等皆是佛！如此輕慢言，皆當忍受之。( T9.36c1-14 )

【今譯】這些人懷著瞋恨心，常想著世俗財物，假藉過著森林生活，喜歡說這樣的話詆毀我們：『這些比丘由於貪圖物質利益 [ 與名聲 ]，講說異教徒的教義。他們自己編造這部經典，欺騙世間眾人，為了物質利益與名聲，解說這部經典。』他們常在集會眾人當中，想要詆毀我們，向國王、大臣、婆羅門、在家長者，及其他的比丘群眾，以不實過錯誹謗我們，說：『這些是抱持錯誤見解的人，講說異教徒的教義。』我們出於對佛陀的敬重，將會忍受這一切惡行。這些人輕侮我們說：『你們都是佛陀啦！』像這樣的輕慢話語，我們全部甘心忍受。

【解說】弘傳《法華經》的菩薩群體自述他們遭受來自佛教內部的誹謗與排擠。重視追求個己解脫的聲聞人不願接受大乘法義，當然會否定《法華經》的廣利有情教說，認為不合於聲聞經典的「佛說」。其他大乘學派有的不認同「一切皆成」的一佛乘教法，主張三乘果位的區別，二乘無法成佛。特別是在濁惡時代，學佛者善根不足，名聞利養心重，互相競爭與諍論，他們無法理解如來說法的深妙意趣，拘泥於自派經典的表面文義，結果把《法華經》當成外道教義，傲慢

地向社會大眾污衊這些菩薩說法者。這是《法華經》在這個世界傳播初期面對的艱困處境，說法者出於對佛陀的敬意與感恩，修習忍辱波羅蜜而得心安與平安。

[晚上 7:20, 2022 年 8 月 4 日] 黃國清教授:

濁劫惡世中，多有諸恐怖，惡鬼入其身，罵詈毀辱我。我等敬信佛，當著忍辱鎧，為說是經故，忍此諸難事。我不愛身命，但惜無上道。我等於來世，護持佛所囑。世尊自當知：濁世惡比丘，不知佛方便，隨宜所說法。惡口而鬻蹙，數數見擯出，遠離於塔寺；如是等眾惡，念佛告勅故，皆當忍是事。( T9.36c14-24 )

【今譯】在騷亂的濁惡時代，存在很多恐怖事情，表現得像夜叉惡鬼 [ 的比丘們 ] 咒罵和侮辱我們。我們出於對佛陀的敬重，將會穿上忍辱的盔甲，為了講說這部經典，忍受這些極為艱難的事。我們不吝惜身體性命，只獻身於無上菩提。我們將於未來時代，持守佛陀的囑付。世尊自己應會了知：濁惡時代的比丘們不知佛陀的善巧方便與深密言說。他們惡言咒罵，緊皺眉頭，屢次將我們趕出寺院之外；像這樣的眾多惡行，我們憶念佛陀的教誡，所以將會忍受這一切事情。

【解說】在濁惡時代弘傳像《法華經》這樣的大乘經典，面對諸多艱難挑戰，必須具備足夠的支持力量。其一，是大悲心與菩提心的支撐，不忍眾生苦，追求成就佛果來拔苦與樂。其二，對於佛陀的感恩之心，自己獲得佛法的利益，也對佛陀的付囑明念不忘，堅毅地弘揚佛法，幫助有情解決生命問題。第三，修學般若波羅蜜與忍辱波羅蜜，心無所住，難忍能忍。

[晚上 11:38, 2022 年 8 月 5 日] 黃國清教授:

諸聚落城邑，其有求法者，我皆到其所，說佛所囑法。我是世尊使，處眾無所畏，我當善說法，願佛安隱住。我於世尊前，諸來十方佛，發如是誓言，佛自知我心。」

( T9.36c25-37a1 )

【今譯】在村落與城鎮，凡是有求法者的地方，我們都會到那裏去，講說佛陀所付囑的教法。我們是世尊的使者，身處集會當中而具有無懼自信，我們將努力講說教法，希望佛陀心安無慮！我們在世尊與十方佛面前，發起如此的誓願，佛陀自當了知我們的心。」

【解說】這些菩薩發起廣大的誓願，成為佛陀的說法使者，未來只要有人在尋求《法華經》的地方，他們便會前往該處傳授這部經典。想要學習與深入《法華經》者，只要真誠發心希望修學，自會感得弘經菩薩前來教導。同時，也要效法弘經菩薩的偉大精神，開發般若與忍辱二種波羅蜜，堅毅不拔地弘通《法華經》。

[晚上 11:40, 2022 年 8 月 5 日] 黃國清教授: 〈勸持品〉完

[晚上 11:17, 2022 年 8 月 8 日] 黃國清教授:

安樂行品第十四

【今譯】第十四章「住於安樂之品」。

【解說】此品於現存梵本的品名是 *sukha-vihāra*，字面意義是「快樂的安住」，有學者解為「安樂的生活方式」。此品說明想在濁惡世間弘傳《法華經》，必須安住於四法，即「四安樂行」，始能在弘法生活上獲得順利平安。智者大師在《法華文句》卷八〈釋安樂行品〉說：「身無危險故安；心無憂惱故樂；身安心樂故能進行。」( T34.118a24-26 ) 他並將這四種安樂行標示為身、口、意、誓願四個面向的修養功夫。弘經菩薩的身業應當遠離各類會招引違犯戒律與妨礙修行的對象，而前往寂靜處禪修，觀想一切法空如實相。口業安住於讀誦經典，不說其他佛教行者的過惡，不毀謗與稱讚聲聞佛法，為人解答大乘法義。在意業方面，不懷諂媚與嫉妒心理，不生惱人修行、戲論諸法之心，於佛陀起慈父想，於菩薩作大師想等。最後，對不知不信《法華經》者生起大慈心與大悲心，誓願成佛，弘揚此經利樂眾生。如此，得以平

安順利地修行與弘傳《法華經》。中國古代注家有將此品法義視為對初行菩薩的指導，大菩薩在各方面則能無礙自在。

[晚上 9:17, 2022 年 8 月 9 日] 黃國清教授:

爾時，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諸菩薩甚為難有，敬順佛故，發大誓願，於後惡世，護持讀說是《法華經》。世尊！菩薩摩訶薩於後惡世，云何能說是經？」  
( T9.37a10-13 )

【今譯】那時，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向佛陀說：「世尊！這些菩薩[摩訶薩]確實非常難得，出於對佛陀的敬重，發起弘大的誓願，要在未來濁惡時代，守護、持誦、講說這部《法華經》。世尊！菩薩摩訶薩於未來濁惡時代，[應當]如何講說這部經典？」

【解說】此品是由智慧第一的文殊師利菩薩代替大眾向佛陀請法：想要在未來濁惡時代弘講《法華經》，應當具足何種修行功夫？現存梵本文義是說這些菩薩出於對佛陀的敬重心，誓願在未來惡世竭盡努力講說這部經典，這是至極難行的事情。因為是如此艱鉅的弘經任務，菩薩行者必須養成高度的智慧與品德，才能安樂地完成使命。

[22:12, 2022 年 8 月 10 日] 黃國清教授:

佛告文殊師利：「若菩薩摩訶薩於後惡世欲說是經，當安住四法：一者，安住菩薩行處及親近處，能為眾生演說是經。文殊師利！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行處？若菩薩摩訶薩住忍辱地，柔和善順，而不卒暴，心亦不驚；又復於法無所行，而觀諸法如實相，亦不行不分別，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處。

( T9.37a14-20 )

【今譯】佛陀告訴文殊師利：「如果菩薩摩訶薩在未來濁惡時代想講說這部經典，應當安住於四種德行：第一，安住於菩薩的良善行為與活動領域，能夠為有情講說這部經典。文殊師利！如何做是菩薩摩訶薩的良善行為？當菩薩摩訶薩

安住於忍辱境地，溫文和善，心不粗暴，也無驚恐；還有，當 [ 菩薩 ] 不於任何一法中實踐，而觀察諸法的如實相，不思慮也不分別，這稱為菩薩摩訶薩的良善行為。

【解說】第一安樂行的解說稍微複雜，包括「行處」( ācara，行為；善行 ) 與「親近處」( gocara，範圍、領域 ) 二種層面。弘經菩薩應當表現的良善行為又包括柔和忍辱與般若空慧二個面向。由於弘法對象缺乏善根，所以說法者必須具備高度的安忍修養，耐心引導。再者，必須具備般若空慧，不執取一切諸法，方能自在安處各種逆境，及正確地向他人傳達般若波羅蜜法義。就像《金剛經》所述忍辱仙人的「忍辱波羅蜜」，及須菩提所修的「無諍三昧」，都是般若與忍辱二種菩薩德行的一體相融。涵攝般若智慧與柔和忍辱的「行處」並不限定於第一安樂行，應該貫通於四安樂行整體。

[21:11, 2022 年 8 月 11 日] 黃國清教授:

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親近處？菩薩摩訶薩不親近國王、王子、大臣、官長；不親近諸外道、梵志、尼犍子等，及造世俗文筆，讚詠外書，及路伽耶陀、逆路伽耶陀者；亦不親近諸有兇戲相掬相撲，及那羅等種種變現之戲；又不親近旃陀羅，及畜豬羊鷄狗、畋獵漁捕諸惡律儀。如是人等或時來者，則為說法，無所悵望。( T9.37a20-28 )

【今譯】什麼是菩薩摩訶薩的活動領域？菩薩摩訶薩不交結國王、王子、大臣、官員；不交結異教徒、遊方苦行者、耆那教徒等，及寫作世俗詩文，讚美世間論書者，還有順世派、左道順世派教徒等；也不接近角力、相撲等暴力表演，及歌舞、魔術等娛樂場所；同時不接近旃陀羅階級，及豢養豬羊鷄狗者、打獵捕魚者等違反戒律的人。這些人有時前來的話，就為他們講說教法，不希求回報。

【解說】菩薩行者必須先使自己達到覺悟，始有能力幫助他人修行，所以在提升自己的階段，先遠離那些可能障礙修行的人士，包括權貴階級、異教徒、世俗文人、快樂主義者、

娛樂表演者、違反戒律的從業者……等等。在自身菩薩道修行尚未穩固時，容易受這些沉溺世俗觀念者所牽引，偏離修行正軌。應當親近善知識，學習經論法義，精進依教修行。不刻意接近這些可能妨礙修行者，然而，如果他們主動來到面前，應當為他們講說佛法，不眷戀名聞利養，不戲論世間俗事。

[23:18, 2022年8月12日] 黃國清教授:

又不親近求聲聞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亦不問訊。若於房中、若經行處、若在講堂中，不共住止。或時來者，隨宜說法，無所悋求。( T9.37a28-b2 )

【今譯】再者，不交結聲聞乘的比丘、比丘尼、男居士、女居士，也不主動問候。在精舍裡、或在經行道上、或在講堂中，不與他們共處。有時他們來到面前，就隨順機宜講說教法，不希求回報。

【解說】古代印度盛行不同學派之間的論辯，勝過他人，改變對方的信念。菩薩行者在尚未深入大乘法義與修行時，缺乏智慧與辯才，易受其他學說影響，而對大乘佛法退失道心。聲聞行者不信受大乘教說，否定菩薩道法，若非深入大乘的久修菩薩，不僅無法接引他們，還可能被他們所說服，對大乘佛法產生困惑。如果他們主動來到面前，就隨順機宜用大乘佛法勸化他們，不希求任何利益。

[22:38, 2022年8月15日] 黃國清教授:

文殊師利！又菩薩摩訶薩不應於女人身，取能生欲想相而為說法，亦不樂見。若入他家，不與小女、處女、寡女等共語。亦復不近五種不男之人以為親厚，不獨入他家。若有因緣須獨入時，但一心念佛。若為女人說法，不露齒笑，不現胸臆，乃至為法猶不親厚，況復餘事！不樂畜年少弟子、沙彌、小兒，亦不樂與同師。( T9.37b2-10 )

【今譯】文殊師利！還有，菩薩摩訶薩不應對女人的身體，

帶著能產生欲念的心像而為她們講說教法，也不想要看見她們。如果進入他人家中，不與女童、未婚女子、守寡婦女等交談。同時不接近五種性特徵不全的男性而與他們交結，不獨自進入他們家中。如果有原因必須獨自進入時，只是一心憶念佛陀。如果為女性講說教法，不露牙齒而笑，不顯現胸部，甚至為了佛法仍不交結，何況其他的事！不喜好收留少年弟子、沙彌、男童，也不喜歡與他們共處師門。

【解說】當菩薩道業基礎不穩固時，易受外緣牽引而生起煩惱，妨礙修行。這裡列舉容易觸發情欲的對象，若會干擾修行，則不應經常接近。就男性修行者而言，就是異性，還可能延伸到性徵不全的男性、少年等。若是女性修行者的情況，則反之。經常不控制愛欲煩惱，習性會變得越來越強。當接觸到這些易觸生情欲的對象時，一個好方法是「佛隨念」，專注地憶念佛陀的十號功德、相好莊嚴等。等到修行穩固了，就能以不帶欲念之心，為異性說法。

[20:55, 2022年8月16日] 黃國清教授:

常好坐禪，在於閑處，修攝其心。文殊師利！是名初親近處。復次，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——如實相、不顛倒、不動、不退、不轉、如虛空、無所有性、一切語言道斷、不生、不出、不起、無名、無相、實無所有、無量、無邊、無礙、無障，但以因緣有，從顛倒生故說。常樂觀如是法相，是名菩薩摩訶薩第二親近處。」( T9.37b10-17 )

【今譯】經常喜好禪修，在寂靜無人處，修習禪定，收攝心念。文殊師利！這是第一個活動領域。另外，菩薩摩訶薩觀察一切法的空性——如實特質、不顛倒、不搖動、不後退、不轉變、如同虛空 [ 的性質 ]、非實有、遠離一切語言表達，不生、不出現、不現起、無名稱、無特徵、實不存在、不可衡量、沒有邊際、無障礙、無執著，只是因緣和合而有，從錯誤觀念而生，從而使用言說。經常喜好觀察如此的諸法特質，這是菩薩摩訶薩的第二個活動領域。」

【解說】菩薩行者為了精進道業，唯有自己先獲得覺悟，才能幫助他人覺悟，因此捨離妨礙修行的對象，當務之急的身業活動領域就是修習禪定與智慧。接近寂靜無人的適宜禪修的地方，觀察一切法空如實相，領悟真理，使道業早日成就。此時，就具備足夠能力進入人間廣度有情。

[22:53, 2022年8月17日] 黃國清教授: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若有菩薩，於後惡世，無怖畏心，欲說是經，應入行處，及親近處。常離國王，及國王子、大臣官長；兇險戲者，及旃陀羅、外道梵志。」

( T9.37b17-23 )

【今譯】那時，世尊想要重新說明這番意義，而講說如下偈頌：「如果有菩薩於未來濁惡時代，抱持無懼的自信，想要講說這部經典，應當進入良善行為與活動領域。經常遠離國王，及國王兒子、大臣、官員；暴力娛樂表演者，及違反戒律的從業者、異教徒、遊方苦行者。

【解說】說明菩薩行者應當親近的正确行為表現與活動領域。首先，列舉不應接近與交結的對象，容易受他們干擾而妨礙修行。第一類是權貴人士；第二類是娛樂表演者；第三類是職業違反戒律的地位低微者；第四類是執取邪見的宗教徒。應當遠離他們，專志於菩薩道的修行。

[17:56, 2022年8月18日] 黃國清教授:

亦不親近，增上慢人，貪著小乘、三藏學者，破戒比丘，名字羅漢。及比丘尼，好戲笑者，深著五欲，求現滅度，諸優婆夷，皆勿親近。若是人等，以好心來，到菩薩所，為聞佛道，菩薩則以，無所畏心，不懷悵望，而為說法。

( T9.37b23-29 )

【今譯】也不交結固執於小乘的(經、律、論)三藏，自認為阿羅漢的增上慢破戒比丘。以及喜好輕浮戲笑的比丘尼，深深愛戀五種欲望對象，和追求今生證得涅槃的在家女居

士，都不應接近。如果這些人以善心來到菩薩面前，為了聽聞佛菩提（教法），菩薩就用無懼自信，不希求回報，為他們講說教法。

【解說】菩薩行者如果自己的大乘見地不夠堅定，易受聲聞行者的觀念所影響。這裡所列舉者，是修行知見與態度有偏差的聲聞行者，像是尚未證得阿羅漢而自認為已體證的增上慢人，他們違犯了大妄語戒。不應接近異性的比丘尼，特別是輕浮不莊重者；及執取五欲或急求涅槃的女居士。若是他們主動前來想聽聞大乘教法，就應以無所求的心為他們說法，既弘揚大乘菩薩法，也避免修行受到干擾。

[20:26, 2022年8月19日] 黃國清教授:

寡女處女，及諸不男，皆勿親近，以為親厚。亦莫親近，屠兒魁膾，畋獵漁捕，為利殺害，販肉自活，街賣女色，如是之人，皆勿親近。兇險相撲，種種嬉戲，諸婬女等，盡勿親近。莫獨屏處，為女說法；若說法時，無得戲笑。

( T9.37b29-c7 )

【今譯】守寡婦女、未婚女子，及性特徵不全的男性，都不應接近，與他們交結。也不要親近屠夫、劊子手，及打獵捕魚者，為了利益而殺害[有情]者。以賣肉為業者、開設妓院者，像這樣的人都不要接近。角力、相撲、種種娛樂表演者，及賣淫為業者等，全部不要靠近。不要在隱蔽處為女性說法；如果說法的時候，不應嬉笑。

【解說】身為比丘的菩薩，持守戒律，接近某些對象，容易受到世人譏嫌。例如，獨自接近單身異性、性徵不全者，可能引生情欲煩惱，也易遭受流言批評。至於以殺生、色情、暴力娛樂為業者，行為與五戒相違背，在古印度是由低賤種姓者擔任，認為他們業力較重，也是持戒修行者不宜接近的對象。並非菩薩行者缺乏慈悲，不去教化這些人，而是應當先提升自己的修行，才有能力去引導與感化他們。不然會像泥菩薩過江一樣，自身難保。

[20:10, 2022年8月22日] 黃國清教授:

入里乞食，將一比丘；若無比丘，一心念佛。是則名為，行處近處。以此二處，能安樂說。( T9.37c7-10 )

【今譯】進入村落中乞食，找一位比丘(同行)；如果找不到比丘，就專心地憶念佛陀。這就是我所說的良善行為與活動領域。[有智者]憑藉這兩者，能平安地講說[這種經典]。

【解說】比丘持守戒律，為了避免進入村落乞食時，因單獨一人而遭受干擾，最好兩人結伴而行。如果只有自己一人，則運用「守護六根」的方法，使前五根不隨意接觸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的認識對象，而意識專心進行「佛隨念」，憶念佛陀的十號、三十二相等功德。如此，就不會因一直接觸外境而意念紛飛。這是比丘進入聚落時的親近處。

[22:50, 2022年8月23日] 黃國清教授:

又復不行，上中下法，有為無為，實不實法；亦不分別，是男是女。不得諸法，不知不見，是則名為，菩薩行處。一切諸法，空無所有，無有常住，亦無起滅，是名智者，所親近處。( T9.37c10-15 )

【今譯】另外，不執取優、劣、中等的法，有為、無為，真實、虛妄諸法；還有，不分別『這是男人』、『這是女人』；不執諸法為實有，無所知，無所見，這就稱為菩薩的良善行為。一切諸法是空的，非真實存在，非永恆不變，不生不滅，這稱為智者的活動領域。

【解說】就終極而言，菩薩行者的行處(良善行動)應是去體悟空性，親近處(活動領悟)同樣是空性實相。這是行處與親近處的當務之急。具足般若智慧，自然就可以親近一切有情，教化他們，而不為他們所牽引。誠如《維摩詰所說經·佛道品》所說：「或現作婬女，引諸好色者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道。或為邑中主，或作商人導，國師及大臣，以祐利眾生。諸有貧窮者，現作無盡藏，因以勸導之，令發菩

提心。」( T14.550b6-11 ) 這是大菩薩的智慧自在境地。

[23:25, 2022 年 8 月 24 日] 黃國清教授:

顛倒分別，諸法有無，是實非實，是生非生。在於閑處，修攝其心，安住不動，如須彌山。觀一切法，皆無所有，猶如虛空，無有堅固，不生不出，不動不退，常住一相，是名近處。( T9.37c15-20 )

【今譯】抱持錯誤觀念者分別一切諸法是存在的、非存在的，真實的、虛妄的，生起的、非生起的。(菩薩則)常在寂靜無人處，禪修收攝他的心，安住於不動的境地，如同須彌山。觀照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，猶如虛空一樣，沒有實性，不生出、不現起，不動搖、不退轉，恆常如此安住，這稱為活動領域。

【解說】世間凡夫抱持顛倒見，依有和無、實和虛、生和不生等二元對立觀念來分別一切諸法。因此，菩薩為完成與智慧相應的修行道業，應先以禪定、智慧為其正確的親近處(活動領悟)。擁有真實智慧，才達到自我覺悟，而能覺悟他人。不先以禪定、智慧為親近處，無法達到自我覺悟，只會順著世俗起顛倒見，造作有漏業行。

[17:16, 2022 年 8 月 25 日] 黃國清教授:

若有比丘，於我滅後，入是行處，及親近處，說斯經時，無有怯弱。菩薩有時，入於靜室，以正憶念，隨義觀法。從禪定起，為諸國王、王子臣民、婆羅門等，開化演暢，說斯經典，其心安隱，無有怯弱。文殊師利！是名菩薩，安住初法，能於後世，說法華經。」( T9.37c20-28 )

【今譯】在我圓寂以後，凡是有比丘進入這個良善行為與活動領域，講說這部經典，將不會有憂慮不安。菩薩有時候進入精舍，以正確的專注如實地觀照諸法。從禪定起來，為國王們、王子們、在家長者們、婆羅門們等，詳細講說這部經典，他的內心安寧，沒有憂慮不安。文殊師利！這就稱為菩

薩安住於第一個 [ 安樂 ] 境地，能在 [ 如來圓寂後的 ] 未來時代，講說《法華經》。」

【解說】這段經文說明在佛陀圓寂以後的濁惡時代，世人性情剛強，很難教化，弘經菩薩必須先具備空性智慧，才有能力講說《法華經》。一方面，《法華經》的諸法實相就是般若波羅蜜；另一方面，擁有禪定力與般若智慧始能安忍不利的弘法處境。這就是第一安樂行要求弘經菩薩不應接近權貴人士等對象的原因。應當先到寂靜無人處進行智慧禪觀，體悟空性智慧，再出來為大眾說法。

[22:10, 2022 年 8 月 26 日] 黃國清教授:

又，文殊師利！如來滅後，於末法中，欲說是經，應住安樂行。若口宣說、若讀經時，不樂說人及經典過，亦不輕慢諸餘法師，不說他人好惡、長短。於聲聞人，亦不稱名說其過惡，亦不稱名讚歎其美，又亦不生怨嫌之心。善修如是安樂心故，諸有聽者不逆其意；有所難問，不以小乘法答，但以大乘而為解說，令得一切種智。( T9.37c29-38a7 )

【今譯】另外，文殊師利！如來圓寂後，在正法將要消滅的時代，想講說這部經典，應當住於安樂的境地。無論口中講說、或讀誦經典時，都不好說他人與其他經典的過錯，也不輕視其他說法者，不對其他人誹謗、中傷。對於聲聞行者，不指名道姓說他的過錯，也不指名道姓對他讚美，也不生起對立嫌惡的心。由於對這樣的安樂心境善加修行，凡有聽法者都不違逆他們的心；他們有什麼提問，不依聲聞法回答，只依大乘法為他們解說，使他們獲得全知的智慧。

【解說】第二安樂行是口業的指導，主要表現在三方面：第一，法華菩薩行者不說其他人與其他經典的過失。第二，不說聲聞比丘的過錯，同時不讚美他們，免得他人受鼓勵去學習聲聞法。第三，聲聞行者前來請問法義，用大乘法來引導他，使其發菩提心，志求無上佛果。法華行者三乘教法都須學習，因有菩提心的引導，不致落入二乘修證。如果前來聽

法者發的是出離心，則不說聲聞法來增強他們的信念，先用大乘法來擴充他們的心志。

[22:12, 2022年8月29日] 黃國清教授: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菩薩常樂，安隱說法，於清淨地，而施床座。以油塗身，澡浴塵穢，著新淨衣，內外俱淨，安處法座，隨問為說。( T9.38a7-12 )

【今譯】那時，世尊想要重新說明這番意義，而講說如下偈頌：「菩薩智者常喜歡住於安樂的境地，來講說教法，在清淨的地方，鋪設一個法座。洗淨身體污垢，用油塗抹身體，穿上乾淨的衣服，內外全部潔淨，安坐在法座上，隨著提問 [ 為聚集的人們 ] 講說 [ 各種教法 ]。

【解說】第二安樂行是菩薩口業的指導。口業的表現，應遠離妄語、惡口、兩舌、綺語，最重要的是用來弘揚大乘佛法。菩薩行者恭恭敬敬地齋戒身心，住於安樂的心境，安坐在法座上，以大乘佛法解答聽法群眾的疑惑。「以油塗身，澡浴塵穢」在梵本的意思是「洗完腳，在頭上和臉上塗油」，身上塗油（有時是香油）是古印度的保養和裝飾方法。《方廣大莊嚴經·轉法輪品》說：「於長夜供養父母、師長及應供者，以蘇油塗身，適其溫清，澡浴熏香。」( T3.610a5-7 )《舍利弗阿毘曇論·非問分》說：「衣服調適，塗油潤身。」( T28.613a15-16 )

[22:01, 2022年8月30日] 黃國清教授:

若有比丘，及比丘尼，諸優婆塞，及優婆夷，國王王子、群臣士民，以微妙義，和顏為說。若有難問，隨義而答，因緣譬喻，敷演分別。以是方便，皆使發心，漸漸增益，入於佛道。( T9.38a12-17 )

【今譯】對於比丘、比丘尼，及男居士、女居士、國王、王子、官員、人民，和顏悅色地講說微妙的法義。如果他們有所質問，以適切的意義回答，用理由、譬喻來詳細解說。用

這樣的善巧方便，使他們都發起菩提心，逐漸地提升，進入無上菩提。

【解說】無論任何人主動前來聽聞法義，甚至來質難教法，都出於慈悲、安忍的心，用大乘佛法適切地為他們解說，透過理由、譬喻等善巧方便，使他們發起菩提心，在佛乘道路上持續成長。法華菩薩行者的口業表現應以說法為主，用大乘佛法來引導有情；不造口業與戲論教法。

[21:51, 2022年8月31日] 黃國清教授:

除懶惰意，及懈怠想，離諸憂惱，慈心說法。晝夜常說，無上道教，以諸因緣、無量譬喻，開示眾生，咸令歡喜。衣服臥具，飲食醫藥，而於其中，無所悵望。但一心念，說法因緣：願成佛道，令眾亦爾。是則大利，安樂供養。

( T9.38a17-24 )

【今譯】去除懶惰的心，不起懈怠的念頭，捨離憂愁苦惱，以慈心為 [ 聽眾 ] 說法。日日夜夜，恆常講說無上菩提的教法，透過無量的理由、譬喻等教導有情，使他們都獲得喜悅 [ 與滿足 ]。衣服、臥具、飲食、醫藥，對於這些並無任何希求心。只是一心想著說法的緣由：『希望我成就佛菩提，使一切有情也如此。這個 [ 法門 ] 就是大利益，[ 一切 ] 安樂的所依。

【解說】法華菩薩行者一心精進地修學波羅蜜法門，使自己有所體悟，並為有情大眾講說大乘佛法，是因這個教法是自己成就佛果的憑藉，同時也是為一切有情帶來最大利益與究竟安樂的基礎。然而，如果帶著對名利有所追求的心來講說佛法，則自己本身就無法獲得無上菩提，更別說想去教化有情，引導他們進入一乘法。